

現代法國小說選

徐霞村譯



中華書局印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
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
 廿二年一月
 再發行刷



總發行所
 分發行所

譯者
 主編者
 發行者
 印刷者
 印刷所

上海棋盤街

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
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
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杭州溫州
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雲南
 福州廈門汕頭潮州梧州新加坡
 瀋陽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

◎ 新文藝書 現代法國小說選(全一冊)
 定價銀五角五分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徐霞村

徐志摩

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

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
 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

(六二四八)

現代法國小說選

目次

尼克加特的死（蘇保）	一
可憐的襯衣匠（拉鮑）	二三
北歐之夜（穆杭）	五七
愛絲苔爾（斐息爾兄弟）	九一
克拉拉（戴庫布哈）	九九
求婚（羅貝特）	一〇九
吸力（莫柯萊爾）	一一九
麥西耶的死（杜阿美）	一三五
一個匠師的產生（莫魯阿）	一四三

尼克·加特的死

蘇保作

一

早晨四點鐘。

尼克·加特是在睡着，但在睡裏他仍舊聽着。

電話的鈴聲馬上就把他喚醒了。他聽見他的助手帕西的聲音。

——喂，尼克嗎？

——一二六七。是我。

——我看了。沒有什麼結果……

——講！

『那所房子是像一個蚌蛤一樣地關着。他們用盡了他們所有的氣力纔把牠撞開，一隻肩膀完全不够。前廳裏有十四張桌子，一張靠一

張地擺着，一張比一張大。第一張桌子上放着一個橘子和一把刀，第二張桌子上放着一個綠色的鷄毛拂塵，第三張桌子上放着兩個蚌蛤，第四張桌子上放着一個新的西班牙銅板，第五張桌子上放着一塊兩色的手帕（藍和黃），第六張桌子上放着一把剪刀，第八張桌子上沒有東西，第九張桌子上放着一盞煤油燈，第十張桌子上放着一朵白色的石竹花，第十一張桌子上放着一朵薔薇和一塊糖果，第十二張桌子上放着一個盛着水的杯子，第十三張桌子上放着一個牙骨雕的象，最後一張桌子上放着一張有角的名片，波斯王陛下的名片。在這張大桌子（長十米突，寬九米突）的腳下放着一個鈴。

一扇半開的門通着大廳，壁爐裏生着火，一把臂椅上放着一雙手套，在地上，在一個很大的荷蘭式的木器前，有一個紋石的手杖。大廳裏彷彿沒有什麼陳設。這間大室裏祇有一把臂椅，一個上述的衣廚，一張

三隻脚的小圓桌。牆上一張十八世紀的畫，畫上用德文寫着下面的題語：Wilhelmine Prinzessin von Preussen spätermarkgräfin von Bayreuth. 一隻眼已經被人挖去。在畫的對面，牆上有一張紅色的告白，誇耀着一個美麗的產物的效力，一個有七枝的，安着消耗得不同的燭的燭架是放在壁爐上。再往上是一個鏡子，鏡子上用鉛粉寫着這幾個字：M. Bart Th. 1 pour voir. 門的左面是一個浴室。右面也是一個浴室，但是卻大得多，在這間大房的中間我看到一架礪石的鋼琴。爲走上樓梯，我不得不把一個大的皮臂椅拿開。樓梯在外表上很簡單，但是牠卻有一個特別的地方，就是各級是由紅的顏色漆成的。第一級是深紅的，第二級是朱紅的，如此類推。盡頭有一個灌水器。我看見三扇漆着白色的門，門上寫着不同的號碼，十八，三二二，四。在十八號房裏，有一個女人睡在一個很講究的牀上。睡在那裏，她的右手握着一朵花，左手握一個紅色的小杖；我喚

不醒她。房裏陳設得很簡單，使人以爲是個三等旅館的房間。三二二號房，正在大廳的上面，完全是彷彿凡爾塞宮的路易十四室造成的。不過皇帝的蠟像換了一個鬧鐘。在四號房裏，兩個男子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每人鈕孔裏一朵梓花，正在下棋。這兩個人已經死了。我關上這扇門，爬上頂樓。這是間擺着一些花，一個牀和一個小桌子的廣室。地上有一個電話：但最使我驚詫不安的（我那時確實有點害怕，我承認）卻是一個平常的灰匣，在這灰匣裏一支紙煙剛剛燃盡，很零亂，我用手去摸牠：牠還是溫暖的。我本能地握住我的手槍在頂樓裏繞了一遍，一個人都沒有，在一個牆角上丟着一頂帽子。這是一頂從汝多姆方場 顧洛先生，前愛多亞第五的帽商，那裏買來的本色的盆帽。

黑夜已經完全降臨了，於是我打開我的手電燈，摸索着下來。現在祇剩下地窰要去了。我找不到牠的入口。牠無疑地已經被封上了。但是

在牆後面，我聽見有人在說話，辨不出是什麼嗓音：他在打電話，我貼着我的耳朵聽見。聲音剛一停止，我便跑到房子外面來，但地窟的氣眼也都被封上了。我守在花園裏，蹲在一棵樹下，好像一個出恭的人；靠着一個牆，我窺伺着那住在裏面的人，心裏想他一定要燃起一盞燈或關上一個百頁窗。我等了兩個鐘頭。花園是很普通的，我已經對你說過了。蔓生的植物爬在房子和牆上，幾條小泉流入一個小池。因為月光已經照見了我，我便不得不放棄我的位置，藏到一個小的樹叢裏。沒有一個人。在房子裏移動，沒有一點光亮表示出一個人的存在。祇有一股煙從煙囪裏冒出來，被月光照着，忽漲忽縮，散步的人們在鐵門前來往。有一兩個人燃起一支紙煙，接着又吹着口笛走開；有時有幾輛汽車在碼頭上滑過。接着靜穆便又降了下來。

在遠處，我看見，像一個野獸似地，一陣驟雨前進着。閃電刺着黑夜，

我窺伺着大雨和那打電話的人的到來。一個送信人從腳踏車上跳下來，把一封信丟在大門上的信箱裏。

花園是沈寂的，但是從鄰近卻有許多聲音傳到我的耳邊。一個留聲機器摹倣着 *Chorus*。末了，已到了夜闌時候，一切東西都睡了。大約一個鐘頭（我已經不能從我的錶上看時刻了）在沈寂中過去。

突然我聽見了一陣歌聲。這聲音是非常好聽，半帶輕柔，半帶沙啞。這聲音，侵人而帶着報仇的意味，緩慢而出自牆內，碰在所有的高牆上，一個更遠的調子使一朵掛在石頭上的花顫抖。這不是風便是月光在那朱紅的大樹上作怪。一個面孔在牆頭上出現了。這是個漆黑的面孔，兩眼像魚似地洶動着，嘴像心臟一樣。幾秒鐘過去了。沈寂在地面上滑過，接着便有一隻持着燃着的提燈的手像蛇似地伸了出來。

在這雜草叢生的小園裏，也許因為恐懼的原故，小草都顫抖起來。

那隻手搖動着那提燈，於是，雖然有月光，燈光硬映到池裏。一個人簡直可以說這個燈光的搖動是一個信號。

一陣小雨把一隻被燈光所驚動的鳥沈默了。驟雨一過，在西方我聽見雷聲。

那人增大了。他跳進花園，到那信箱裏取出那封信，便出去了。他是個黑人，非常高大，穿着一身大禮服，戴着白手套，我聽見他向遠處走了幾步，接着便停了步。我等候他走開，但是總聽不見。手裏握着手槍，我也走出花園，希望看見他，但碼頭上已經一個人沒有了。我遇見了第一個咖啡店，我便在這兒打電話給你了。我忘記了告訴你在碼頭上我會拾到一個信封。我覺得牠是不重要的。牠上面載着以下的住址：管耶爾路二號主人啟。牠是前天從P地發的。這，我想，是一個處於法蘭西西部的城。」

——喂！用最快的方法到我這裏來。

二

在法蘭西西部的一個城的附近，當一個人走下火車時，他可以在路旁望見一所氣象森嚴的大房子。一眼望去，一個人會以為這個巨大的建築是一個尼庵。

當一個人走近這所灰綠色的房子時，他可以看見窗子上都安着鐵柵，但是，雖然如此，卻比監獄的鐵條好看些。有幾個窗子更是被一些蔓生的植物，爬牆虎或牽牛，盤着。這所高大的建築有一種出奇的清潔，有一種衛生的清潔。牠周圍的路是用細沙鋪的。一個人在上面與其說是在走路無寧說是在滑冰，這樣靜。石板的屋頂上立着避雷針。大門的柵門是熟鐵造的。

四鄰的地非常平坦，種滿脆細的小樹——一些頂上帶着幾片葉

子的插在地上的木樁。高大的房子參差地聳立在荒野的地上，地上擲着隨風旋綯的紙片，空的糖果盒子，油膩的舊布，處處生着一點乾而短，灰而稀的青草。

這所長形的房子在本地是盡人皆知的。大家都誇張地稱牠爲「療養院」，一因爲住在裏面的都是些體面人。

其實牠不過是個最平常的瘋人院，但牠有一種特別的大規模，就是鐘和鐵橋的衆多。

在內部，辦事員們竭力造出寂靜的空氣。厚的毛氈鋪在所有的地板上，軟木的墊子覆在所有的牆上；所有的門都是雙層的，窄小的窗子上都裝着兩三個窗簾，裝着遮風帶。

當一個人走進這所房子時，他幾乎連那幾百米突外的火車的汽笛聲都聽不見。層層的樹木擋住了風和聲音。

當一個人走出這所房子而重新聽見那些響聲和吶喊時，他的習慣於寂靜的耳朵就要哄哄地響起來。

這時便有一個長久使人看不清的大神秘開始使人注意了。當一個路人，倦於每日的幽苦的工作，漫步到這一帶來時，他忽然聽見一聲盲禽似地叫聲。他立刻以爲是發生了什麼犯罪或悲慘的事情，流血的行爲，當他側耳靜聽時，他聽見那叫聲變成了一個長的大笑，一個傳染的大笑，他的恐怖更增加了。他自己也笑了，嚇得直抖。他打算跑，但他不久便站住了，因爲他聽見陣陣的笛聲，嗚咽聲，以及那紅色的笑聲向他跳了過來，把他的大笑趕得無影無踪。

這大概是住客們在踢足球。

那位被遲延的過路人終於鼓起勇氣，撐開他的雨傘走開了，因爲那黑色的天空要溶解了。

又有一天，一個鄰近的小孩在附近的荒地上做「紅印第安人」的遊戲自娛。他追逐一個影子，對着那無形的敵人「綁綁！」地叫着。他奔馳着，好像那些我們有時稱爲「羚羊」的美麗的動物。他一直向前跑去。他跌在一塊石頭上，但是因爲沒有人，所以也不哭。他祇是一個人爬起來。這時他忽然看見在一個窗子的鐵條後面有一個多鬚的面孔，面孔上流着淚。他跑回家去，因爲到了時候，他便睡了。

但是在夜間他又夢見那落淚的面孔，於是他便把這奇遇說了出來。

這神秘，彷彿一個攫一個食的大禽一樣，把牠的陰影立刻遮滿了這小城。那療養院突然之間染成了深紅色。恐懼飛入了神秘的航路。居民們都避免着長形的建築，家庭們在星期日或放假日再也不到附近來散步。他們甚至避免遠遠地講到這所房子。

爲了職務上的責任，有一天副縣長便把這所房子從上至下地訪視了一遍。於是，在星期六的縣公署的跳舞會裏，他述說出他的訪視。

『縣長是個五十歲上下的人，非常高大而且非常強壯。在他的眼鏡裏面，他的目光是活潑而且射人。他用許多證據對我解釋他的方法，但是我承認我一點也不懂，或者幾乎一點也不懂。他領我走到各處。他診問病人的那間大廳是非常可注意的。牆上掛着各種的圖畫，在每一塊畫布中間有一個紅色的號碼。在一個窗子前面，面孔向着甬道，有一個巨大的古石像；牠好像是個半陰半陽的東西。我不明白爲什麼那院長收集了那樣多的表，鐘，掛鐘。我沒有工夫數牠們，但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牠們至少有三四十個。』

那些聽着這位年輕而美貌的副縣長說話的漂亮的太太們都微笑了。對於這所奇怪的房子描述是這樣引起了她們的興趣，以至使

她們連跳舞都忘了。副縣長，自驕着這個成功，又繼續說，『那院長接着又叫我看了幾間「小房間。」這都是些很美麗的房間，陳設華麗，地板上鋪着許多厚羊毛的毯子。這些房間裏的寂靜是這樣十足，簡直使我覺得時間已經停止牠的流動。你們可以想像那種對照。

『感謝辦法的複雜，不知道是由於望遠鏡或是別的光學作用，我可以看見那些瘋而不使他們覺到被人看着，因此他們的態度完全是鎮靜的。其中的一個使我特別驚訝。他是個大力士似的人物，他織着編物自娛。我問院長這人是誰。』我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訴你，職務的祕密，』他回答我，『但是你可以知道他曾有幾個月做過運動界的偶像，他是個著名的拳術家。』我們又看了些別的病人，他們在我覺得都是非常可同情的。裏面還有一個美麗驚人的女子。』

太太們都很分心。副縣長，不願浪費她們的注意，便在她們中間邀

了一個跳起舞來。

在夜餐時，一位坐在副縣長右邊的年輕的女人，一半爲找話說一半爲表示好感，問他說：『他們怎樣看護那些病人呢？』

『那院長有一個我覺得很新奇的主意，』他回答她，『就是使他的病人遊戲。他勉強他們打網球，推一個大球，踢一個很小的球。看護們也加入這些消遣。他們對運動似乎非常有興趣。他們都像小孩子似地高興，院長對我說。他們笑了又笑。大多數都喜歡欺騙。』

香賓酒上來了。副縣長停止了說話。那些聽見他的太太們又把這個訪視加上了一些有味的細節述說出來。

不久，當所有的好奇心都被滿足了之後，大家便去談別的事了，但療養院却有牠自己的故事。

一個春天的白天，人們看見火車上走下來一個華麗的青年，一架